

80

75

70

65

60

蕉葉扇六本

風陵文庫  
文庫19  
F400  
Z852:6



蕉葉扇六本

天

上��里登站頭代扎巾雉尾飄 身穿凱甲襯紅

坐騎赤陣青宗馬 敢與官兵動銳刀 僮振

山頭目劉里灯寨主姑外升帳在此伺候

出花飛云仙家門人法術高 為王剪徑

呈英豪 大紅征袍星血染 十指尖、擎

大刀 奴佳花瓦云自退京東至青石山為王

剪徑降服了劉里灯放他為振山頭目奴佳

每日教兩佈陣排兵訓練婆羅那��里  
灯剗也灵利性巧几个月的工夫学会鉛馬  
到有些勇猛的气象只也不在其言裴郎  
昨日下山近京去探辛家小姐表明休妻之  
故將蕉葉扇代去秋闈之法兩小姐合卺  
去以數日奴佳自覓冷清清甚是寂寞  
又怕近京  
有到叫奴千挂報報寨主法知

西山口來了一少年男子要近山寨說兩  
寨主有事要見寨主哩只是何人前來  
是何呢既說有事要見必是亲眷就说有事  
喩唯寨主有請辛青上來了寨主在上  
小將打弓將軍免禮請問將軍那里人氏  
貴姓字名到此何也寨主听了唱  
控背弓身夺寨主  
細听小將說分明

家住八水長安地

主人安諱叫辛忠

只般如此一件了

忤成盜扇出了京

以后芦杞又作惡

暗害姑爺裴秀生

小將又將姑丫救

姑丫寅夜亡了城

黃河夸里又去准

又逢姑娘辛惠凶

若向未的名何姓

小將名叫辛青

原事還呈恩人道

怒辛不知未遠近

一往之奴尽曉

相公沈命多亏

义兄

在府中老幼可安好

辛家姐可安寧

太老夫人可康泰

太刀可曾在朝中

只因山高水远

未去問候礼不通

想來是為才子爭

必有大才上山峯

辛青代笑說非也

白

並非天子發兵元

天子復又發大兵

為如此一子燒成盜寶現南北國而今往  
門南危急襄國公上表求救芦太本參我  
家老丁領兵扫北認的蕉葉扇雇此差我  
向我家姑丁傳寶扇滅了反王自然奉還  
**唱** 辛國安 巴身弓 犀角塞主細聽我明  
北國檄拉庫 蔡東將兩兵 燒成惡賊盜寶  
契丹大肆逞凶 我奉將令東傳寶好保疆

門一座城 忙陪笑 奇义兄 且听小妹向你  
说明 你拿偽宦扇 往自白費工 非是小  
妹不吊 内里还有隱情 你的妹丈不在  
赴式去上長安城 呀聞此言 吃一惊 妹丈  
未在 只座山峯 往受捲涉苦 朝夕  
奔途逞 算我白來一盪 往來許多心腦 唉  
莫非唐家不長久 該首反王國亂與 你不必

在此停急速回去 雁門關II 寧心且耐等  
設計挡賊兵 不上一月之限 朝廷必發能兵  
你的妹丈領人馬 奴也邦兵走一逕 說多謝  
連打弓 詩問寨主 大可一宗 我素借寶扇  
好去擣賊兵 妹丈金巴京近 宝扇必在山中  
寨主取未直不宣 付與我手好回程 忙拈起  
唉喎一 义兄不必 羞二 叮嚀 宝扇他代去

秋闌已未成 义兄若是不信 速：追趕裴生  
他与我父巴山下 此时还在半路中 国安闻言  
心首不白一 哟寨主此扇黑恐是我妹丈代了  
近京去了二 正三 如此小將就要告辭了追  
趕裴丈要緊 只長既要下山近京追舊室  
扇吾亦不敢久留你妹丈此去必有不側之言  
如有吉凶衬福叫他傳四 奴將下山邦他五 捻戚

小將當法効勞就此告辭了头目上馬在  
要你乘馬送下山去

法令辛將軍請誘下你看

辛將軍去了只法等候回音便了。要立

新事業須法戰開征下

辛馬上俺辛

国安方才上山見了花氏說快丈將寶扇代  
回長安去了花氏命舌追趕。不想雁力營  
中絕糧正在危急。系要上京豈不慳了。

系不免且回大營交令。义父若下哀表吾  
便接令近京代取寶扇。豈不妥當。定是如此。回  
營交令便了。唱。辛国安。煥加六一心回轉

雁高門闕

回營去交令

自然有周全

武皇長安取扇。武皇令有机闕

下

打馬急似箭

国安川路占不言

列馬上

勇張烈

在途向

自言自語打馬架

奉命下急表 心急奔長安 云營正一半日  
不以大病半纏 店中住了一半月 今日  
方竟牙体安 我只游 遷陽閣 营中兵糧  
軍心怠安 只游急一走 去見仁聖吳見了  
忠孝王了 頗他代進勅班 皇上若皇準  
了本 必拿奸黨斧剁鑄顛 只一斧又不言  
下上秀生上路 在說翁婿 此此交談上路而言

道 吳婿听周全 咱今去到辛府 捆玉兰  
婢娟 到了那里你游培罪 必須訴 你的完  
裴秀生 說這事 見了辛氏 礼貌要全 說明就  
里是兩家心都寬 說到急處催馬 心急時  
似油煎 心忙只嫌馬儿慢 看見日影墜  
西儿 只在店中投宿店 白 兵父你看日落  
西山只在尋店安寓明日 在走巴 吳婿言

之有礼下店家開店賣粉賣飯生意  
與降元培有轉在下店小兒錢有用的是便是在  
只童閣城東鳳鳴鎮開了一座大酒店此處  
是九省通衢兩京大路買賣到也與降只  
也不在其言你看天道不早咧不免到外  
面招乎下  
又上東來的西往的客商都來呀

生内岳父那边有人招呼必是開店之人

大家上前使的

全上生白

老兄請了誘請問

兄台此處可是開店之家底在下便是二位  
問及於此想是要存下庄正是既是要存  
我只里又有寬闊屋子又潔淨又有上房  
停在上房內坐首已代我兩二位拉馬頭  
前引路誘外仔拉自馬我那馬可陶氣  
看他踢首哇你老放心巴逢我們開店的斗

会拉馬任憑什麼秉牲口橫豎絕不了外好你

帶我喂飲陸刷

一下

是咧伙計们上房住下客了

看淨面水茶壺伺候

外生

你看只店到也

清淨不知离京还有多远

但等店家来了

一问便知

上店家

二位請用飯飯奉付一声

主財現成隨便打点可以二位了我們  
只凤鳴鎮上九係開店之家今日都不吃

打点的飯都是吃頓飯

只是為何呢二位了

要向听自有已

唱

寺廟二位了

听我说一遍

今日逢重阳 穷富都排晏

觀景去登高

东山顶上看晚了都回家

吃些肉面

九係開店家不許賣碗飯

八碟八碗席

美極甚鮮艷京錢二万文

不是巴人撈

說巴坐外口 又去端杯飯

煞時俱縕東

俱斗放棹案 二位请用已 前面去照看  
慌忙出了屋上路不代慢 斟酒饮几杯

咱们快用饭 然时吃完了店店小棟碗快  
煞时完必了 秀生笑滿面 代笑闻言呼店主

**白**请问店东此处离京还有多远 此处离京还有三百餘里 只就是了酒饭用必就要安寝了  
如此请便已要失陪了下岳父请安息了巴小婿

少刻在寢使的少年老龜杰精神壮 怎当  
日久路途長下呀方才店东言道今日乃重阳  
佳节我道想起一事来，临下山之时，姓氏外子  
有了我一聯箋帖叫我九月重阳拆開一看今  
日正逢其節代我取出看來诗九月重阳  
閏東封 近京須涉更了名 今科必杰  
登金榜 奸党參你領大兵 雁門滅寇

用花氏 莫要受怕而耽惊 平了北国

除奸党 沽里朝綱享太平

**白** 哟柬帖之

言是呌我更名近京必太名登金榜我不免  
改名裴春爰候有机会在将真名奏与  
天子平命由天可以以祸福平天空 吉凶  
鬼神知下 **上仲丑白** 年歲豐收起反兵  
揅乱遮民不安寧 **仲鄉** 亲请了诗了你我

都代州軍民咱们只里年岁豐收居民  
樂業正在太平之祭忽太契丹造反兵困  
雁門關半載有餘賊兵屢々攻城天子長  
添兵不能於北國之上忽太又發系大兵几  
多領兵元帥名呌辛忠乃是往畧大元帥  
听说他是足志多謀英武蓋世誰知竟景希  
松西平常自他來至此處城中狹仄兵將俱

在城外扎营并不出馬从前是閉門不出以後是守城不戰倘若反兵乘財一攻而破咱只代州一郡又受倒懸之苦金炭之災小丑嘴  
只可咱好你们二位皇上有年几人經的多見的  
廣只反兵押境並非小可你们只几位老头子  
巴只爭情看到那去咧我想此時不怕什麼  
怎見法不怕什此時正在田苗在地禾稼成  
熟了兵最忌古語云冬夏不了兵春秋却大  
戰了前就是殘秋之時又是會戰之時吾畧此閑  
一鼓而破了要是只們的可咱好要依我說  
相咱们臨大路之家称早兒有亲的投亲有  
友的訪友方不悞了了唉家中等物的就舍的扔  
了了唉你们巴爭情看到那里去了唱付耳  
便開言 列位听了曉 不过是巴命保

家居全扔空外趁跑細砍上色封肩担南  
担挑相那些等物东西令碎全  
都扔了坐外快跑

鄉民聞此言一齐都说

好今日夕商量了明日一天收什要早有親

去投亲无亲远跑

后日夕

車拉駝駝挾男抱女都

要早斗腳脚

乘人正商量

幸国安馬上

国安打馬跑

正杰

虎目瞟見一庄村人家不少

約有三百家大街人烟吵想來是义論雁門  
閑兵微將人怕閑破都要跑何不如此  
去傍朴兩草單元朴正奏巧下馬步  
近庄來了全憑不亂舌去傍朴兩草

金上五

恭恭敬代笑打弓口呼鄉老有礼滿面  
奏風呼列位白列位詩了詩詞列位此處  
人烟湊集俱是變形於色是有何故呢口位

君子你问的我们只些人说的是什么呵 正是呢  
难道君子不知吗 北国契丹造反公 哟北国遭反  
围困雁门关不但人尽知是天下皆晓朝廷自大  
军兵减寇而咱只里百姓何干怕他怎的大畧君  
子不知内里情由听小老儿告诉与你曰 二位老  
巴话明 夺声君子细耳净听 雁门曾元帅乃是  
大英太 南贼打了几丈 杀了无数贼兵 見他兵

多将又广 奏知朝廷募救兵 又杀了襄国公  
代领人夫 随旨大营到了关内住 又巴反兵羸契  
丹反王来到 乃是玉加亲征 反王却有一柄扇  
照人一挑火烟生 伤咱国 无数兵襄公寫表  
伸奏朝廷 又杀兵无数 徒累大元戎 听说兼  
全智勇 真到也是西松 自从他未打丈城外  
九茎不出征 从前是 関內封如今胆大天工

閩城 不知是何义 令人担惊 倘若贼兵  
来至一鼓而近閩城 故此眾軍同商又去奔他  
鄉要避生

辛国安 身打弓 矛盾列位且听

我明我有一主意 不知口不口

詩譜

休看閩門

開放乃是計策勞危 実話对你们說了也 我本  
辛府一家丁 名叫国安 来公幹

白仲位不知我

本如此只般公幹而回才遇見爾等軍士要避兵避

走我辛国安到有一条主义可保重位安志无臣

敢仔好呢就詩說來

列位听我说明我家老丁

在朝居官与权臣不睦今在雅门閩莹中絕卦

差官不回軍心不正故此設閩之計以挡賊兵

量那反王不敢善入其境尔重位何必避走呢哈

辛老卫言之差矣辛帅下設的閩之計大為不

妥倘若賊兵日久闻知是空城之计莹中絕卦

若是贼兵前來更无挡反王之計那时一鼓而近  
咱国人馬必是飢餓難当那时爷死的死逃的逃  
降的降雁門亦屬他人口口計不<sub>了</sub>我們更法  
走了列位不知从前是如此那反王受過半的  
又只般<sub>了</sub>他兩次受傷量他不敢征視雁門哦元  
帥还有这们而回<sub>正</sub><sub>是</sub>嗚要是只們說計矣不  
离哪喫辛老<sub>了</sub>你老还叫我們安生无可道自  
是怎<sub>么</sub>一个主義呢若依着我列位不必远走  
他鄉只代州一郡豈无富戶<sub>了</sub>仲位之中<sub>了</sub>辛几位  
領袖<sub>了</sub>上<sub>了</sub>朴韋几万石送<sub>上</sub>雁門<sub>了</sub>辛大元帥  
的大<sub>了</sub>辛元帥<sub>了</sub>朴韋軍威一壯何愁反王不滅<sub>了</sub>  
元帥<sub>了</sub>全勝奏凱班師必將仲位送朴助軍之<sub>了</sub>  
奏知朝廷天子見喜必要奉還照數押送代州  
那財爺不是封贈就是免代州一郡的錢朴國課

你们上尽忠与朝廷下报效与元帅送朴与盈合  
仲位姓名香显名与天下与祖曾輝光一但  
抛家業远走奔他鄉搬家失祖業真未不  
為強哦仲位你们想投亲也不过几日访友也不过  
占住片时皆非久居之所即至平安回家之時  
在安度日可就难了吃无朴未燒无柴薪那  
时抓天之宇不语叫地之厚无门有水无木有  
柴无薪上无忠孝与朝廷下无節义与元帥  
不能显名与天下落的绝朴与合空那時临之  
晚矣若依我的主意諸事尽善尽美吾言即此  
要仲位慎而思之外唯呀列位听见咧只位幸下  
其言甚善仔細一想果然有礼呀小丑有礼是  
有礼呀谁作衿袖呢老五巴了哇此時正是禾稼  
成熟之際但有線之路誰肯弃捨家呢只子

一件好事呀一為國二為家誠非己之所有  
哇是昨在奪枚說說我們倆老头子作个  
衿袖已的<sub>宜</sub>敢仔好我們一家一個人邦自二  
位办了巴咧老此恨好咱们这庄里齐奏

湊一千八百石的先送上去回来说往别处  
去侈你们说好不好哇使的辛仲位且去撋奏  
朴章代我寫一封五字函辛元冲代去我从

里近京一來崔朴二來搬兵皇不是好辛老了  
隨我们去寫五子我們將办了是小了喝  
不言国安寫不字下重位傍朴也不明

秀生路馬上

在表那翁婿二人打馬走

夜住曉川奔途程 心志義塗上辛府  
去探辛氏女急容 只日到了長安地  
占押近城且不明下接言在表小芦杞

向不樂在房中

坐

自从我  
寫下休

送辛府

三月有餘信无宗

想來又是恍唐了

叫我夢寐撏心中

朝思暮想心難捨

只在設計勞冤

仰而思之有二

何不如此只般川

假又去探我姑母

实意去看女不容

姑母面前露口齒

大畧不能朴了空

想至此間說絕妙

少付家人備上川

不言芦杞辛府去下

在說永枚小枚英

宜

扶自姑外好傷感

乞達聞言巴話明

些外面歇了去

白蛾姑奴婢扶首你老外面歇了去巴

唉

到也使的唉罢了我了

恼裴郎絕情斷叉

恨吳氏唆使休妻

奴佳辛玉兰唉可恨裴郎

无故休妻弃我必是吳氏枕邊之言強人

听信他竟绝情断义 唉強人哪！奴佳代你何等的情义你就听信谗言忍心休我你竟冤枉  
敵裏相反无又之往叫人又氣又恨 哦姑外不必氣恨睁眼看有奴婢說几句話寬心罷  
味冰枚近前是些只怕咱外兒们元夕尽了唱  
玉腕拉住冰枚手 二目溜泪如泉  
伤心哽咽難作語 懷惄半晌便開言

出言便巴冰枚呌 我的言语听心间  
奴们一見就投元 你自九岁到我府  
苗心与你遙良元 如姐如妹六七載  
單夫独妻心才安 桃一枝好女婿  
还想自己去相謙 呼來喚妻惠婆  
我只病要想全愈 我死之後休過痛

且已以佳器一边  
去到坟前化纸不  
我在九泉也喜欢  
几件衣服与你穿  
千万莫嫌死人的衣  
痛恨交加罢 畏

你若有时想起我  
就算尽了主仆义  
有我那飾你拿去  
全当添箱与了你  
说到伤心悲啼起  
哽咽之中咷嚬的响  
冰枝一見說不好

姑奶奶醒来莫归阴间 叼勾多时不中用

白

姑奶奶一气而終少不沈去待太上在作芝草

下内白

太上可不好了

哦怎怎樣了

我家姑奶奶下世了

呀我的兒啦 全上老我兒醒来

唱

僕到床头吒啕痛

但是他的目牙閑咬  
紫盯二目牙閑咬

面黃唇青氣不還

冰枝一彷哭不止

哭声姑叶叫声天

你真恨心归阴间

也未好言好语相我言

恨心抛奴赴阴间

冰枚一仂巴语言

妙外的彦色改变气又还

睁眼復又看周全

呵吟詫佛念几番

見此光景更嗟歎

快已你姑外抬在軟榻前

只見他渾

身上下汗直別

料理人子似安眠

叫他出汗在床前

永奇近房巴語言

(回)

臨危未見你的面

未述說句离情话

方才主仆還说话

夫人正在悲愁際

太不必悲啼了

夫人闻听止住泪

黑然面彥紅色現

又見鼻尖汗珠滾

闻言又巴冰枚叶

主仆挽扶近内室

氣兒微上榻

不可惊動由他睡

夫人正在欢臺巡

(内下)

白

丙母系今有我姐丈來到咱府故此來丙母

系現在西房怎麼你姐夫來了呀

哇你姐夫正

正是

在出汗不可惊動與他隨外去到中庭

皇永清  
下至

奇

快請你姐丈中庭叙話

星下

有請姐夫

來了

上

岳母在上小婿拜揖

公子免禮請坐告坐

吟公子不在青石山來在敝宅有何子故呢

哦

岳母何出此言彼吾至系何故言及於此呢

你

父与我家老丈從前是同臣称臣你我便是年

家子侄決不慢代

辛裴兩家自幼結系从前

近府稱為矣婿今日近府為何公子称之是何

义也呢從前是兒女至系便以翁婿相稱

今日

矣住傳斷系老丈便以矣住称呼却也不錯

哦岳母今日之子令孝生不懂

呀呸你今向須故

作孝夢

四 芦氏夫人仲之怒 你作子而太熱心

妻日来到我府内

我一家  
祝你此同掌上珠珍

老了代你以至宝

我女也从侍

工度过志

考身代你甚殷勤

乃是激你抛龙门

那时你到遂心又

工房用心作课文

不想又迁贼芦杞

穷文奪富，辛斯文

我善幸青将你救

次日放你独家门

黄河岸上又迁难

又与李氏结了亲

停妻在要不伶你

绝不谈工断了亲  
在向你

我女那点玷辱你

自何休我女叙裙

夫人月说月有气

秀生闻言闷在心

方欲开口坐下问

水纹绝来报信音

夺声太太不好了

白老太可不好了怎么

罢了我姑外又昏过去了

唉我的女兒拉下

**生**哈岳母之言说我休妻只是那里所起

季生一句不知方才了杯雨報說小姐絕氣  
身亡道叫小生心忙义乱有心去探他又在深閨去  
之不雅好叫人心中牽挂永姐丈不必發怔隨我  
一到內廷少坐未了  
上老旦我兒怎幺羞了我  
兇狠來姑奶奶旦咬呀我兒醒过来公旦

孩兒这几日屢次昏迷有惊母素令孩兒於心  
不忍女兒寬心養病巴唉兒今日渾身發熱

我要到外面涼爽二哦水放弓咱外兒兩夕將你  
姑外挽到外面坐去巴  
是捲上坐凤髻亂挽  
魂似懶一腔怒氣搊堆胸奴辛玉蘭唉这  
几日只竟魂失神却昏迷次  
莫非該我  
的大限到了我兒不必心交我且問你如今若  
是矣婿到來見上一面你的病可就好了唉  
母親兒並毛貪淫下流之背母親莫要要戲

孩兒非是為吓灰戲與你如今裴生以就前來  
還有花老一齊到來為吓將裴生叫近中庭差落  
他一坊看他那光景傳之了他似有不知之相哦  
母亲非了孩兒无耻又欲將裴生叫近我的房中  
問明傳之的元故就死无怨我的兒方才出身  
好汗札宣將奉不可勞神太过要見裴生之  
面必須明日飯後可以唉孩兒出了汗了只竟首

身体全愈大科百无有方碍了既无方了且  
等明日在見巴采枚有擒你姑外軒榻歇巴  
是小法巴了我子下出盧杖俊尽諸葛計

難謀女婢娟季生芦杞昨日上辛府去探姑  
母的口氣不义走至玉街聞听辛府家人言道  
說玉兰小姐見了休了一氣大病纏身三月有  
餘此時昏絕几次昨日又不醒人了我想他既

見休工氣出病來自憇甘心再嫁他府正在  
悲愁之際吾亦不必去探故此捲馬而回不免今

目前去川寧則可小子們代馬以到幸府

世上无難事最怕有心人

老旦內白哦女兒

今日只病可竟自好些了么孩兒竟自心清性  
定只怕是好些了阿弥陀佛因的好些了哦母業

你老說裴生來今在何處現在秀房如此水枚

有挽我再到外面

是老水挽上玉堂坐白

母親不可

遠离了我兒說什么

兒欲命枚香將裴郎叫到

我只秀房問話不知母客否到也使的水枚

去到中廷叫你公子將裴生詩至秀房快去

是小池了

**唱**

煞時之間話說明

國太回言說知道

有詩姐丈到後廷

秀生正在憂闷处

听夕传字急三月

跟自永寿坐後走

煞財之間到院中

上池樓東門二目

站在門外細定睛

但見小姐床上坐

了奴扶侍他身形

只見他挽双眉皱

而似疾全一般同

云吉乱

令人一見好心疼

骨瘦如柴形容損

莫非說母說的可憐

光景似有无限恨

站在門外巴身

吾今既來池弄礼

秀生近房身打躬

小姐這是怎樣

说话者何人

秀生裴秀生到

哦元是公子

到了你既是宦門之子讀之客為何不懂

周公之礼

李生不远千里而來竟來探坐

府何言无礼呢

哦你既是讀之之人豈不知男女

授受不亲此處是奴的秀房也須你男子胡  
乱走的地方么喊小姐說到那里去了彼吾自幼  
乾坤宅矣魚未樂之鐘鼓並无嫌疑侍女度  
志贈金脫紳見面交言俱是所有李生聞貴体  
違和不避斧越之殊冒險前來探病怎麽今日又  
拘起礼来了呢住裴秀生呵你真是一忘  
未曾说话双眉皱

恩負義之輩唱

快巴只狂生我赶出门去狂生愚姐心煩要歇息  
低下头去默无言生秀生闻言直了眼  
李生小姐听我言白小姐只些言语小生在  
青石山早就知道但只休之休小生一字不知  
却父亲你在青石山我在長安城深闺幼女生病  
在床你怎么知晓若非你作出此可你在也不能  
知道哇小姐自吾上山即差花岳父近京

黑叟

打捺怕是連府黑叟有村二亲送了平安信息令府  
也好放心即至花岳父回山便知小姐受半病体  
沉重李氏父女深明大义呌我急了前亲探望以  
慰汝心何常知道休了之黑叟呢你还说不知現有  
你的休了在此黑叟在何處拿來我看黑叟哦兄弟那  
休了現在匣內快此拿來黑叟他觀看黑叟  
支上五家  
在此詩看已黑叟代吾看未好裴秀生將休了从头至

气喘吁吁巴话言 你妾是々負义汗  
弃旧迎新死又男 你我虽然有定約  
一朝休了各一天 你本宦家貴公子  
豈娶淫奔女婢娟 怒佳乃是下贱輩  
怎向公子凤文黑叟 你本是玉堂金馬讀王客  
停妻再娶心怎安 听信谗言休了我  
冤枉向我至何元 你在我府何光景

脫身出府怎么言

怕你日久无處俱

原聘並葉代回還

是家招棄我不恤

滅自心腸休口傳

休了奴佳到巴了

就該穩住青石山

守自你那美貌妾

何必又到我府間

辛裴兩家死永萬

内外皆少女共男

秀樓乃是貳女住

是誰許你任往還

聞言便巴永弟呌

尾看了一遍

岳母小姐只休是怎麼來的呢

(老)是三月前有一人送至府前交納一必他(老)走了

哦怪道只上之言

李生不知字跡筆体與小生

字跡不对只必是有人暗中与我

怎見的善是

不信房現有我的文章拿來一对便知真假

(老)永快到房將他的文章舒來

是下文上

文章取列

(老)女兒你看看對呀不对

旦代我

对来呀奇哉怪哉呀

鈔

二字 对文章

从上而下 细看端详 筆跡大不对令

甚杳茫 看了一会發怔 何章放在一旁

我覈对的怎麼樣 快些告訴南為忙

咲

弃声母 听其詳 笔跡不对 寫的多強

休工角文卷 大 不对当

只是何人所寫

真是一樁

夫人聞聽心煩闷 只是何人

半裴郎 裴秀生 泪汪汪 弃声伯母 小侄冤枉

我並無此子 说我休妻房 有口難以分訴

一家虎氣昂昂 呂氏父女奔洛我 说我休

妻作平常 却无奈 奔帝邦 到了

貴府

少訴冤枉 見了老伯母 數落休妻房小姐

也是如此 对文才知其詳 我在此處也

難住

不如遠走奔他鄉 小姐你 放心腸 孝生

此去在不还鄉 卑人負累又 简是死义  
郎何必在此久住 竞自无义慌 说回身  
便要走老 妻婿不要走洋坊 老身还  
有话来講 白 妻婿不要从此占苗玉冠  
老身还有几句话说明妻婿在走不遲也  
老伯母还有何话不过是餘主未尽说小侄  
不义之子約非也今日之子莫怪老身動

怒吾女冒犯獻有休止可疑你叫老身馬法  
不怒吾女焉法不恼自思无过被休老身焉  
法不耻吾女焉法不羞吾女所恼乞加工法  
此大病儼然至死哉 妻婿今日之子拗到你  
的头上你要冰心玉潔一心无二偶見休止斷  
义絕情你恼哇不恼乞呀不乞你若見了休  
止並倚老之人你说呀不说你道哇不道倖

喜今日大家明白此乃天幸卖婿当  
而勿究才是道理你怎么要走呢你若如此  
以来自吾观之卖婿非为量重诚为管仲  
之器了。唉伯母小侄承小姐之美义伯母之  
厚赠卒青之解救无恩可报及至忘家忘  
亲恐有停妻在娶之罪亦曾传不传罪丙  
过小姐又承小姐之文义才敢入赘而忘家

及至退兵上山落草小侄杀岳父近京哨探  
军机二秉贵府报信杀岳父回山便知小姐  
因此染病说有性命之憂岳父说我懦不仁  
之至矣氏说我休妻不义艾女是指名而讥  
诮照面而啐口孝生闻知心如火焚恨不能  
助生双翅一时飞上府衙诉屈情分办完  
在谁想伯母见面而讥诮小姐见面而气恼

不容少办幸喜对文而明其故洗洁<sup>之</sup>李生  
的冤枉就是了我在此處難見小姐兩三房  
二者難見岳母廷堂回去難对<sup>是</sup>氏兩山  
崗難对<sup>是</sup>老之面龐<sup>李</sup>生此去一不回山二不  
回家天涯海角四海為家以度餘生雲旦味相

公慢<sup>リ</sup>哪唱

一見裴郎他要走  
叫人心中不安寧  
輕乞硃唇已相公叫

相公听奴講不明 方才之言收了  
不必在言有下情×小姐有話快講<sup>李</sup>生淨听  
你今亦是被人半 奴佳陵<sup>之</sup>赴幽冥  
如今兩家心<sup>只</sup>亮 而不懷恨在心中  
不要知<sup>道</sup>我母言不遜 亦不怪相公惄惄  
彼吾自幼平媒定 不过是云雨不照  
奴記的終是古語 因首休云雨不照  
从一而

一絲為聘等相公

君若伤角天涯去

要舍无非巴君手

即要远走不出恋

至死不离裴相公

奴佳也是命该尽

我的那魂灵跟

不等相公出了府

生西你東

活是裴宗人死是裴家鬼

奴佳亦就归阴城

说到急处腮流泪

秀生一恸也伤情

小姐不必说些话

不走了此久站亭

正是裴生言无尽

了环了环近来丙一声

前途以内有客到

白丙太前前途有芦原

大卫前未求見太

哦那个芦大卫就是芦杞

固母亲芦杞今日前未必有子故母亲快去見

他不可领他入後那是自然

生岳母小婿到想起

起一子未想起什麼事

五月间芦杞生我之时

言說他府会文我講論經文提筆作诗他的字

跡不能全記吾看那烤休正好相芦杞的筆跡  
回依相公說來可忘了窮文奪急之夢了老哦  
老身可也明白了一枚香(3)請你姑下涼園避暑連上  
下榻去吧(4)小池(5)生岳母小婿乃更名至此千方百  
不可說我在此知道去了吧是下水枚(6)扶侍你  
姑外倒下不可勞神太重是姑外代奴婢挽扶你  
老倒下去吧(7)唉巴了我(8)下代老身如此(9)可凹凹

自了唱不言夫人前廷去下芦杞前廷候信息  
坐上家童獻茶出外去房中只剩我自己  
了环去丙不回移不見姑母到口里  
骨肉至亲何分内外代我近内何分彼此  
站起方未方才要走上老芦氏夫人笑西急忙控背问声姑母  
近法房亲腮含笑矣径许久不到只  
你老康建作下揖

不必多礼快説坐

今見侄男樂有餘

小住到此无別故

特系探信到只里

何事閑心時言講

快此告訴為知

昨小住我石山上可

妹丈休妻可有知

味莫要提起裴秀士

提起巴人命氣直

无故休妻他有罪

姑母心是何主义

老父也无別主意

不过是另與你表妹逢佳期

此事应当另轉聘

未不知逐首誰家貴公子

至到如今未擇遙

老父有話不敢提

姑母有話只愛講

**白**姑母有話只愛說亲

兒无不從命老父聞聽矣侄失偶未續正逢

你表妹被休在家老父欲姑舊結亲真是

郎才女貌一道是一對美滿的夫妻只恐卖

徑嫌你表妹是被休之女有犯七除之条

不肯衣允下小侄是一界家儒怎敢作候門  
之婿既是姑母不嫌微贱小侄為命是从巴了  
既太愚义老兄欲休家報達知你姑丈以尽  
夫归之情大礼莫鎔自此到也便的唉只是我  
这老眼昏花不能寫字你表弟他又不能  
要不了下美侄代為一寫巴上小侄當法效勞了环  
看筆硯花箋下曉得丁图筆硯取到

起过退下美侄寫是完不可以寫完姑母請看呼  
呼來我看退代我看來好寫的道也不錫美侄  
少坐老兄少刻便到还有話說下老夫人  
舒过二字上南休对一对吟芦杞呀吟你真蹊  
死唱老夫人氣朴大罵芦杞真正  
可惡设计弄裴姓法兒想的毒怎知老兄  
早晚隨後差去家奴宗件不用表

怎又倚來假休了 杀姑母 拐胡途 什么  
鬼計 什么阴毒 及至休了 你说的不对服休  
也是誰傳至 不可冤枉无辜 小侄傳他巴文会  
並无別义要奪乎 你還來混支吾 你作之了  
尽在心服 奎日來探望 飲極心义毒 丰全  
番兩次 裴生方巴京去 你又差人暗刀刺誰  
知全天有眼珠 只些話人發胡一字不曉

闷在心服 咎母貶言譖 莫叫我發胡被吾  
至亲骨肉 何苦只是冤吾 只此寧故本不小  
老乞明言莫含呼了 啥小奸賊 本人往了  
要問 听我告訴 自从前月里 倚來假休了  
吾女一見氣恨 陰些命赴冥途 今日見  
你思前了 云对休了 才醒悞 字对筆跡  
知是你白 好个小奸賊是你作的將了 还來

強亦未只是你寫的家只是休你自己  
舒去对笔跡若有一字不对算考才冤枉  
而你快舒去好芦杞自知了漏不挂不草  
而对贼姑母不必動怒我想天下同面之人  
多有何况笔跡手法呢咱又是至亲小侄子  
能作出此咗畜生呀你還敢前來巧变硬

唱 手指芦杞言畜生 义恨心毒无义汗

牛的裴生出了京 死有餘古还作亂  
又來偒到我家 吾女險巴闫玉見  
今日我才设计谋 誰知你就漏了鑑  
老翁面前还支吾 怎知比时有先見  
月说月恼乞攻心 手舒大棍不代慢  
照頂接头下絕情 首 小芦杞  
躲在一边 仂分去玷  
夫人拿棍又打来 将分一闪巴棍头攢

用力坐后只一推

呀

推倒夫人仰了面

气恨交加昏迷了

芦杞只才活了便

遂步出房回府中

下了环近前忙呼喚

太太醒来快醒来

白

太太醒来

哎呀巴了

我了好了一回

芦杞小奸贼呀你气死我了

芦杞那里去了

方才回府去

哩便依了只一个

小奸贼了了环搀扶老夫人到寝房芦府在有余时

不可而我之良辰冷眼覩螻蝶育你撲打到几脚下

卷之三

卷之三

一章說文讀法





